



副墨三卷

馱中集

歙縣重修紫陽書院記

太守陶公論最錄序

贈余德甫序

般若堂記

徐于室記

璫溪金氏族譜序

祭方烈女文



七烈傳

勅建憫忠祠碑

王仲房傳

戚將軍應 詔京師序

送胡使君遷江西按察司副使序

海陽治最序

游洞庭山記

贈黃全之序

論相

聞莊簡公傳

石橋巖銘

曲水園記

送蔣啓明之電白序

竦塘黃氏義規記

歙縣重修紫陽書院記

郡中特建紫陽書院祠事徽國文公其地屢遷
遍有興廢其一在歙縣儒學之右文公裳衣在
焉建自國初西向成化庚子郡丞張公改而南
向面紫陽山正德壬申郡守熊公遷廢寺以都
形勝增置堂廡齋舍凡若干楹爲臺爲池莫不
備具乃簡七校之士講業其中一時人文愈益
斌斌矣歲久一切就圯迄今垂五十年嘉靖丙
寅縣大夫林公由進士領縣事始謁祠下周視

而歎曰元立閩人也閩之俎豆文公者視闕里
有差至盛矣此中蓋文公父母之國而祠事不
治謂有司何乃鳩工程材葺其舊者咸若更始
復度臺前餘地增置講堂堂外爲垣樹桃李若
竹箭垣之南爲亭奉

世宗皇帝敬 箴堂之東爲門揭宋理宗皇帝
賜額其興事自十一月至于正月其財用出公
帑若干繕工不告勞民不知役都人士莫不欣
欣然喜也縣文學徐君來告成事羈道昆勒石

紀之在令甲有司立學率廟祀先師博士諸生
咸在學舍法久寢廢學舍曠而不居當事者則
又崇事其鄉先生爲之尸祝而誘之進魯人之
陟岱嶽必先東山吳人之涉滄溟必先震澤其
觀法也近則其用力也專是亦一道也且也國
之養賢猶農之樹稼一夫而受千畝歲入幾何
第令程力而相土之宜其穫過當乃今養士日
廣視疇昔且什倍之使必程督而后利日不暇
給及旣釋業而仕緩急將有賴焉卒然試之所

養或非所用何以故失養故也教之必因其材
居之必擇其地善養者慎諸此乃亦有秋是又
一道也文公以經術明聖人之道若揭日月而
行世儒斤斤猶或求多於訓詁要以篤行君子
較然與古爲徒故其遺書至今誦之勿絕當世
以經術論士舍文公奚適哉使徒挾經術爲取
世之資直優孟之抵掌耳尚安事養必也躬行
爲本出入不倍所聞是則文公之徒也由此嚮
用則其所養可知都人士後文公而興觀法不
遠卽有事於海岱夫非東山澤之類與
今天子改元士烝烝嚮用禮之公阨于有宋何
論徑庭都人士資適逢時顧自養何如耳語曰
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此縣大夫意也道昆
不佞敢爲都人士申之

太守陶公論最錄序

會稽陶公守新安以循良著公旣遷去郡人相
與祠事之比年春秋鄉大夫帥諸父老若子弟
有事祠下歲丁卯二月脩祀典如常會

天子改元明詔初下諸父老相語曰

聖主加惠元元與海內更始則以郡縣吏治責
在行部諸臣德意蒸蒸厚也自有郡縣以來可
與佐百姓者唯良二千石吾郡界在山谷行部
者歲一至焉當公居郡時徵發萬計公以一人

在事境內人人繫公以爲安比旣遷猶能爲故
郡畫便事罷千里之後省不貲之需安得如公
者若干人徧置列郡行部者可無事事矣諸子
弟則曰

高皇帝重三輔地建官爲詳吾郡以南國隩區
隸在三輔所部則御史大夫一人部使者六人
郡署監司或置或否群然立二千石上四面臨
之稟命則從史專行則沮格難矣難矣頃者大
墨用事往往于當路權或務詭隨譴舉無當公

獨以直道事上上之六率以直道信公程功累
事凡五年諸御史大夫部使者郡署監司交譽
公於朝凡二十七牘卽

先帝以良二千石賜吾郡吾郡饗二千石之賜
居多乃若公之志得行無從史無沮格則又當
路之賜也諸父老曰唯唯公等不聞鶴鳴之詩
乎處下而聲宏有本者如是耳夫不獲乎上難
與治民藉令民治不脩其何能獲惟公孳孳民
治不以詭遇從禽居郡者五年稱最者二十七

牘鶴鳴子和誰曰不然下懷其仁上旌其伐固
三代直道之遺也鄉大夫曰辨執諸父老之言
信能睹公之大較矣卽其名實充溢公何心邪
舉世務以吏治立名乘人而騁其捷伺上若射
隼罔下若掩群其始發也人不及知鮮有不中
久則技單於此人其謂何乃公身不勝永言不
出口由由然事上必以道拊下必以情機辟不
入於心其獲多矣昔人逍遙海上群鷗狎之一
旦生心鷗卒不至至誠爲能動物豈虛語哉於
是諸父老徧攷所部舉公於朝者牘而載之將
與俎豆俱存以示不朽無成籍則以觀道昆道
昆故知公遂述其說辭序之首簡

贈余德甫序

昔在

先帝諸尚書郎徃徃以稱詩鳴而濟南李于鱗
吳下王元美竝建旗鼓豫章余德甫後至則皆
竒之相語曰德甫新羈而取直道夫非後發而
先至者與余寡交游業已私識德甫比入闈受
疆事乃得德甫同官閩方苦兵未暇持文墨兩
人心相許也不啻若平生驪旣而德甫有人言
遂罷去人謂豫章方拱把然具卿材乃今中道

棄之德甫何罪嗟乎余竊嘗聞之德甫矣夫
胄子故受室南昌熊氏則德甫妻黨也夫人熊
文學入相邸一日過德甫舍中會德甫赴尚書
期無應門者夫人入內呼曰余郎不謁當路子
者何內應曰余郎起草茅何取輒附赫赫夫人
勃然曰四海九州之人爭願自附而不可得余
郎託在仄葛何附邪旦日召德甫過胄子門丈
人讓胄子曰君家推轂鄉人無問疏戚余郎託
在仄葛且賢柰何疏余郎甚也胄子謝曰非丈

入余郎不至不肖未嘗疏余郎無何德甫以使
事出會罷計吏德甫補官入閩居三年無罪見
放則胄子以也虞周之世不嗣不孥彼其罪浮
於吞舟惡可漏網乃今淵魚必察而波及於所
不知者何人則揣摩者甚之耳要以夫人爲德
甫地豈不惓惓德甫爲郎七年乃得副使夫人
何力之有及袁州罷相而德甫從之則夫人之
爲也其間轉福爲禍豈非命與嗟乎漢文令王
絳灌功臣洛陽少年卒于不振往當路求多於

德甫余爭之疆顧揣摩者先入之竟不納當路
雅知德甫且信余言卒之說者得行正議沮格
吾道將廢其謂公伯寮何藉令胄子不爲鄉人
夫人不爲紹介德甫亦將不免故曰命也嗟乎
于鱗杜門元美蒙難乃今以名高用世者不亦
鮮乎彼直以詩書隱約樹不朽之聞於二三君
子得矣德甫家食且久其稱詩視疇昔愈工與
其希尺寸以博顯榮孰若託千秋以垂大業此
失馬之喻也德甫蓋辨此哉余旣釋閩事德甫
幸而教之曰曰德放棄明時誠不自知其罪公
在行部獨爲曰德暴不平願乞一言使有辭於
後世嗟乎後世之信德甫者衆矣安事余言

般若堂記

齊徵君明僧紹供法度禪師居攝山太始中徵君以其舍爲棲霞寺由唐而下累朝遞崇事之歛沙門慧光故受聖僧衣鉢諸學士大夫入歛主慧光旣而閱藏金陵築舍棲霞寺歛處士王寅博雅人也善慧光處士嘗登錢塘浮屠見宋人手摹四十二章經勒浮屠上則以有朱叔世諸顯者不皆聞人猶知從事遺經垂手不朽吾黨獨當明盛未遑之謂何棲霞寺故有般若堂

蓋智曠禪師所建廢久矣處士爲慧光畫策後
般若堂堂中築說經臺廣若干尋高若干尺求
遺經善本謁諸名士書各一章勒石四面以封
如宋人法堂左右分饗首事者明徵君法度禪
師在焉歲甲子慧光周游長者間鳩工程材取
日興事事既集紹介處士謁道昆記之道昆煥
儒發家何知內典彼言般若者何慧光進曰道
一而已矣儒者往往糾釋氏豈不相謀往慧光
居歛時聞諸學士大夫講東越之學率有味乎

其言夫高下散殊莫良於日感通天氣莫良於
知何以故以明故也天地向晦一何冥冥出暘
谷而升扶桑色斯辨矣及其中天也明照四表
察見九淵旣薄嶮嶇而西冥冥如故再芸芸萬
物消息有常暘谷不生嶮嶇不沒明暗通塞則
目之由夫人之知亦若此矣吾致吾知先登于
岸則般若之云也遺經四本五章爲西來第一
義善言般若其在斯乎嗟乎東越以真知鳴則
象山爲之嚆矢象山持論得東越而始振皇要

其初般若先得之矣自釋氏入中國學道者
仇視之彼以董猶不同器而兼亦其甚也王堵
宅中而居奄有四海必也外夷有荒服至而後
中國始尊假令閉關絕之何示人以不廣如此
道昆始聞般若之義有概於心遂次其言釋以
解瑕疵者之口處士聞而笑曰夸父逐日且不
以其故而趣行魯陽揮戈日反三舍人力不可
以常勝紉釋氏者非也解釋氏者亦非也佛非
固自若耳道昆謂善因並載之乃若經費顛末
及輸金者姓名則有司在不具載

徐于室記

室高廣方丈深加半焉負墻設一木榻以居坐
具卧具咸在榻之左樹佩劍一蓋大將軍所鑄
余爲之銘又左一几縱置之北上石琴在北石
磬在南端主人不能琴特不去耳榻右設一几
如左其北爲度者三一貯佛子書一貯經史二
貯詞賦其南當參之一置博山爐舍几而南不
盡一武設小几二廣尺有咫高視廣有加一置
筆牀一置茶竈中布席衡一几戶牖間去闕尺

五几之右置一篋貯圖書其左設蒲團西鄉燕居則當戶抱几日繙書或著一家言非有故不輟業坐久則蒼頭供茶具薦沉水香怠則擊磬什數聲倚木笄踞澤劍首甚則齁齁睡矣意不自得則跌坐蒲團學無生忍居數月率以爲常主人故倦游旣歸而倦愈甚乃今畦步不出將以一室老焉其曰徐子則有味乎莊生言之也

璫溪金氏族譜序

金自秣侯受姓遂以門戶甲長安其後避地吾郡中五徙而得璫溪乃益昌阜元末治中父子以用武顯多捍禦功我

成祖初御史操法廩廩庶幾乎骨鯁之臣則皆璫溪產也無論世有顯者卽二三君子倣儻大節視昔珥貂七葉又何讓焉叅軍得謝東歸作璫溪譜其目凡十其義則叅軍所取材璫溪爲海陽隩區其川谷多蘊藉自昔經始協于地宜

作著居第一其先南徙由篁墩而白非由白非而石田由石田而洲陽由洲陽而璫溪皆閩右也乃今璫溪最著望於諸宗考卜之功於是爲烈作邇遷第二由漢迄今千有餘歲按藉而爲之世系傳信之謂何故邇遷始於石田著代始於遷祖蓋以遷祖爲別子自別子而下悉譜之他若黜非族貶失節名教存焉作序族第三宗法不立天下無家尊祖敬宗然後收族作明宗第四治中御史邦家之休凡厥後人無念爾祖

作徵賢第五士不家食一命皆足以顯揚果能毋失官常亦賢者事作錄仕第六閨帷之德梱外不聞厥有從一靡他煌煌乎與國士爭烈作見節第七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若太史所職郡邑所載方策所存是已作存述第八袁翰第九文獻足矣其必循理守正無忝先人藉令俗不雅馴惡用聚族爲也作陳俗第十其事核其律嚴其言徃徃稱先王壹以及本脩古爲務蓋譜之良也余旣卒業爲之長太息者三嗟乎俗之

漸人也久矣蘭芷漸於滄中君子不服其所漸
然哉世之人或據高位或擁素封則其家赫赫
矣舉宗數十千指露積相望冠蓋如雲則其宗
赫赫矣若此者彼所謂克家亢宗者也有則以
有矜人無則矜人之有語之以隨夷曾史彼焉
用之鄙人有言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
此俗之大較也彼將以赫赫爲司命以仁義爲
廢疣甚則箕箒耰鋤見於辭色何有於期功疆
近又何有於塗之人假令沿俗不知其非則後
之視譖者亦猶越人之視商而耳叅軍故爲清
白吏其躬行足爲諸子弟先乃今陳俗善惡聚
族而訓之使其悖質行而薄紛華務孝弟而黜
姦利士不必名世要之賢良農不必千鍾要之
力本尚不必鉅萬要之廉賈及其久也靡然顧
化其爲克家亢宗也不亦赫赫乎哉蓬生麻中
不扶自直顧所樹何如耳叅軍灑然曰語有之
一歲樹穀十歲樹木百歲樹德瑤幸得聞長公
之言百世之德也籍之

祭方烈女文

繫淑女之嬋媛兮佩蕙纒之陸離定厥祥於景
冑兮闕公宮而待期指日月以矢心兮曰兩美
其必齊夫何溘然獨長往兮結言解而交携服
兩驂以發軔兮寧一蹶而顛迷逝將携手同歸
兮雖九死其猶不移彼衆口之申申兮徒擿埴
於多岐視禮義若弁髦兮闕觀不越乎醢雞信
余心無二三兮甘荼毒其如飴攬素車以臨墓
兮垂滄泣而交頤及黃泉始相見兮託終身乎

同棲吁嗟嗟乎哀哉觀萬始兮紛無根奄同盡
兮無遂巡殉矯節兮捐骨肉卽長夜兮辭陽春
願相從兮永爲好胡皐壤兮胡山林靈翩翩兮
羽駕乘剛風兮上征邀二姚兮結袂賓王母兮
爲隣偕靈脩兮容與望舊鄉兮霑襟薦椒搢兮
蘭藉庶來格兮鄉人

七烈傳

七烈傳

汪伯子曰吾宗著郡中久矣無論丈夫能進卽
女德亦往往聞焉自余有知以來近屬以烈聞
者七或自吾宗以死或死吾宗大較相後不過
三十年相去不過三舍余所睹記豈不較然若
扒乃今有聞有不聞則所遭者異也余懼其終
不聞也故爲之在傳並稱載之不韋惜哉大
嘉靖初汪永錫妻孫氏以烈死永錫松明山入
家故貧傭人賣餘產娶妻市孫氏願若莊居

數年永錫病療及病革衆錫蒲徒據床語孫曰
吾病久賴子以遠乎今願天授嘉糈以答子勞
吾不能報子矣孫痛哭曰君卽不諱竊計必大
事畢而後從君嗟乎君言貳妾矣九原不察衆
詎能明其不貳邪妾寧蚤決以信君心無間後
事永錫執孫手曰子言及此我無他腸子姑待
我永錫兄永祥無賴人也宣言曰彼何能死卽
病者死必嫁之孫遂飲藥先永錫十日死蓋也
丑冬十月上旬云其後二十五年吾宗有死鄭

嚙者

鄭嚙長齡橋人汪自信行徙居長齡橋而汪天
貴女歸鄭嚙居數月嚙客死廬州女聞而慟絕
者三誓必死會姑病女飲泣事姑姑亡女求自
盡家人日夕護之不得間癸丑正月六日家人
悉出觀燈女夙已紉縵衣自經死年二十再又
二年有死謝湯者

謝湯病狂人也娶潛口汪柳浩女湯狂養日
既足遇人輒踣口笑或捧而罵之女安湯是

子矣其後湯病狂愈甚湯父珩幽湯別室事女
大以爲憂伺湯衣食唯謹珩稍解乃寃湯會倭
寇薄我郡中走寧國鄉人爭入黃山避寇過湯
門湯踉蹌從衆人行旋出境迷失道候人捕湯
詣太平縣以爲倭也掠殺之無何子又死珩察
婦必死則遣季女與之同卧起母令自裁女佯
以其私告季女曰夫死子死我柰何復以死益
之季女以爲然防稍懈會門外水大至幾及河
梁女鑰戶出門詒季女觀水出門則授季女鑰

授水中丙辰正月十七日也其後七年而有忠
愍淑人之死

淑人出芝黃程氏謚忠愍贈光祿卿汪一中妻
也忠愍任江西按察司副使淑人從會闖廣流
賊入江西吉安告急忠愍勒兵禦賊戰死之計
聞淑人輒投井求死保母從之井奉淑人出井
中泣諫曰王不幸死長卽君遠在太學諸幼方
襁褓其誰歸至喪母必欲相從何汲汲也淑人
乃擢起治喪事日進米禾盡奉春節同奉志

喪歸至之日遂不食長子婦奉饘粥長既請曰
祖母在春秋高何忍見倍母縱棄我若婦請諸
孤何淑人徐徐曰孺子長矣且適也且事祖母
下拊庶孽孺子任之卽母不幸以疾終孺子
惡能以此留母且而父死國而母死家臣道妻
道等耳卒不食越五日死辛酉八月朔日也有
司上其事

詔贈淑人立祠城東從忠愍以祀其後五年而
鮑氏死

鮑氏西沙溪汪應宿妻也應宿貧服丐賈家者
不給鮑事舅姑無所失卽身束餓鮑安之喂子
應宿負疾還鮑爲之延醫不遺餘力應宿自度
不起私告母曰婦從兒十年勞苦極矣兒卽死
幸擇可者醮之鮑聞之而深自傷乃徧謁宗人
爲應宿乞喪具有頃鮑語應宿曰君嚮與君母
言妾聞之矣妾知從君以死不知其他君母
他日懼不得死所君之喪具旣具妾可無卻
憂妾請先君其待君地下蓋先自歿矣

寢而終也丑其月二日也越三日應者死其
二年爲隆慶改元死者二其禮具甚下其禮
方氏北山方渭女也女生二歲渭從母黨許
稠墅汪鳳時後十五年鳳時死女輒斷髮絕
必從鳳時父母諭女百端不聽鳳時母遣家媼
勞女女語媼曰母多言我生死則汪氏婦也若
歸告我姑且日亟臨視我我其猶可湏臾無死
從姑以歸不來吾不夕矣且日姑至諭女如父
母言女拜且泣曰大義勝恩姑母父母以遺願
姑逆婦使得臨夫墓執夫喪卽奉姑以終天年
我死不後姑祭其不可奪也遺車逆之比至墓
姑褰帷視車中業已經死遂合塋

李氏生斗閣梁年十九歸潛口汪應玄爲繼室

應玄病瘵三歲李奉湯藥謹事之病殆應玄謂

李曰若年少我死其柰若何李應曰君故有子

子足以奉烝嘗君在與在君亡與亡無二心也

應玄伏枕頓首曰幸甚李於是歸辭父母母

具飲食之李特飯一盂終不舉箸旣而告母

母爭之疆李拂淚就真不反顧歸則脫簪珥
二子婦部署中外財產召三子恣分之無何德
玄死歛畢李哭之盡哀尋閉戶自經覺者啓扉
入賴不死父至泣曰汪郎家故饒若祿子婦自
首稱未亡人宜無不可何死爲李佯應曰諾爾
暮遣守衛人出就食戒女奴曰第鑰戶我困甚
幸得少休食頃縊卧內死年二十二

汪伯子曰吾觀七烈而知女德之足多也近燕
概見若此遠者可知其亦風教謠俗使然抑天
性也北山尚矣賈大夫惡猶然不禮於其妻汪
獨死湯何論宋人之女長齡之死乃在笄年奇
節也孫鮑以貧賤著信程李以富貴隕身於子
烈矣

贊曰昔在嘉靖風教洋洋迄茲更始引而類之
皎皎孫氏崛起窮鄉一言自決先父子亡有美
二妹孀孀于著姓生也不偕死必履信燕爾新
奄忽同盡狂夫真真自湛歟殉叔沐不食其
類始松明同軌厥有沙溪姚姚處子與我

齊心赴義響應昌期誰謂爲彭有如駒隙誰謂
爲殤令名無斃比事屬詞載在宗祏敬告公宮
女之司直

勅建憫忠詞碑

忠愍公雅言夫其負七月之誓直以徇國家報知
遇耳侯嬴德勝曰死德難不難以彼其身死片
言下彼誠得死所足矣往余從公守郾署率有
味乎其言無何公出爲江西按察司副使辛酉
閩廣賊入江西諸郡薄太和公從燕會聞之輒
投箸起也曰虜鼓行而西掩我不備不蚤計謂
蒼生何當路方倚辦公尋屬公平賊先是巡檢
劉茂力戰死賊怒磔其屍公至太和帥諸將吏

祭茂曰爾職抱關猶然死疆事吾待罪方面不
滅賊吾何獨生遂誓師列陳而鼓之進獲俘者
五狗軍中日陳如前公從中軍鼓之進賊數
謂官軍怯子闕心聞公軍聲人人皆殊死闕謀
者謂賊張甚宜莫如堅壁完公叱曰虜深入我
境子能以一矢相加何謂虜張我寔張虜我師
左次彼且益張江以西危矣士死鼓將死綏業
在行間義不避死於是復鼓之進左右軍遇賊
皆奔賊悉赴中軍中軍乃潰公意氣勃勃躍馬

當賊鋒關弓射殺二人刃一人死公脰脇中槍
者二左臂中刃者三唯指揮王應鵬千戶唐鼎
從公皆遇害淑人聞計輒自投井中保母出之
遂不食保母諫曰主死長郎君宜未卽知脫自
太學來奔宜未卽至母第自決其誰歸王喪淑
人以爲然乃疆食公喪至歛淑人絕口不內水
漿所親率以太宜人春秋高諸孽子未立爲淑
人請淑人目適子曰嘻敬長矣凡諸俯仰敬任
之假令而母以天年終終不能以此遺死而父

死國而母死家何可後也卒不食越五日死部使者遞上其事

詔贈汪一中光祿寺卿蔭子世襲錦衣衛百戶給祭塋立祠賜謚視周節愍同贈程氏淑人仍立祠郡城東從忠愍春秋並祀嗟乎公死社稷不忘平生之言真丈夫事淑人婉婉其攝身若不自勝及其臨大節而不渝嚼然與首陽爭烈卽女丈夫亡論已乃今列在祀典廟食鄉國之間都人士過之莫不翼然而趨俛然而式卽田

夫里婦舉欣欣然想見其人其或不然抑亦赧然汗顏俛俛然失步百世而下猶生之年惡用偕老爲也昔周節愍死華林賊語在李獻吉紀事中公後節愍五十年同地同官同以閏五月二十六日死節愍有子忠愍有妻狗難相從則又同歸於節孝大較舉相若也顧余不佞豈能爲公發一辭謹述祠事所繇勒諸麗牲之石且爲樂章三闕授升歌者肄之其辭曰

服兩駉兮采蚪陟帝所兮周遊倚閭兮

州盍歸來兮樓故丘要巫咸兮歌且儂祀瓊芳
兮懷椒精荃何爲兮夷猶目眇眇兮愁苦

右迎神

春雨兮秋霜列藉兮華堂星熒熒兮在戶靈翻
翻兮來下陳上尊兮楹之東伐應鼓兮考鳴鐘
采連埋兮水末羞比目兮水中忽若近兮倏遠
我心勞兮憊憊

右降神

牛服箱兮女結褵濟河漢兮吹參差乘颶風披

駕脩阻願終老兮河之游操橐籥兮陰陽參太
乙兮平章延佇兮舊服屢豐年兮樂康

右送神

王仲房傳

八八樓

余家食業已聞王仲房比釋事歸乃益相習至
仲房者吾郡中傲儻人也父買淮北納劉氏
舉仲房於淮仲房名寅命曰淮孺少年英氣勃
勃自負具文武才時李獻吉居大梁以著作領
當世士而少林諸僧習兵杖則扁圓最精於是
仲房馳一騎謁獻吉大梁會獻吉留關弗不至
君大梁一月則之少林扁圓遂以其術授仲房
待得五六及還欽補縣諸生願獨攻古文詞不

善舉子業時處世稱海逸從獻唐受詩詩略天
起仲房則以自邑由獻吉重其人易高乃約客
賦詩黃山白岳間仲房爲約長郡中善詩者遂
多仲房諸少年且比面之矣太守余公沐郡墨
風知仲房名將授室仲房遣其二子受業仲房
不欲也謝曰母在實未能從公子游於是余公
過仲房於家遺之金供母肉帛部使者劉公
縣試諸生詩得仲房乃大喜引磨門下從劉公
太平太平守請以郡沒青山田餉仲房凡數百
畝仲房不可終不以諸生困故受他縣春田忍
著別青山賦留舍中竟拂衣去劉公聞之自春
日存德柰何從海內得王生將言王生於朝請
得以布衣召用會劉遷去不果聞賢學使者黃
公合試七郡諸生則仲房舉首且超格授原仲
房固辭黃公笑曰此何辭他日洪毗蓮書額得
超貢如嘉靖初法貢且及子會黃遷去又不果
聞仲房歎曰人生駒隙耳柰何以是儻然者
命造化小兒吾將爲采真之游矣乃與異人

得不死之藥然卒無驗而其家益貧海陽令
君急仲房屬邑中富人奉百金爲壽明日俸房
往謝卻其金令私語富人仲房義不受金爲之
置蒸嘗之田十畝其後仲房棄諸生著周游吳
楚闕越名山遠覽其搜不遺餘力得當意居旬
月而後返不問家所至則縉紳大夫爭致仲房
惟恐不饒而滌陽胡莊肅中都劉晉初廣陵朱
子价晉人喬景叔齊人馮汝強馮汝言浙人秦
子水徐子與董元功方禹績蜀人毛元喜相結
甚驩仲房獨出入諸沙門不喜就館穀卽不自
給務傾身振人之窮中年喜談禪習內典嘗執
弟子禮禮古峯禪師長晚請曰寅往往遇異人
無如師者師將安之師曰吾徧游海內五岳者
三乃今將歷海外五岳而後出世仲房愈益嚮
慕因自號十岳山人云及海上用兵仲房客督
府尚書胡公所諸客率諂事督府仲房以譏諍
獨聞督府多疏節又不納仲房言竟以敗仲房
西入欽家猶故貧就里中營佛宇軒好佛愈甚

會隣峯賊起數窺近關仲房容項氏家平開
諸項皆走匿不者箕踞自如仲房誓之曰卽賊
乘夜至公家爲墟第聚族爲先聲毋自及也賊
知有備乃引去頃之賊復起土人匿不以聞仲
房馳書告有司屬郡從事縣簿二人部民兵徃
賊且近按兵不行仲房入軍中讓曰公等不扼
賊於險逗遛里中脫賊喻嶺長驅是以險予敵
也他日簿責公等其將何辭第勒兵鼓行賊在
望風卻矣從事簿皆曰善乃乘連嶺賊聞之郤
如仲房言會浙兵追賊及之遂殲盡里人語曰
山人故善予房畫策乃字仲房使果在行間於
緩急何有仲房笑曰非吾事也吾逸儒入老逸
老入禪乃今無所逸矣汪道昆曰人言仲房才
高獨達巷黨人猶有遺論夫名者實之賓也有
道者逸焉古人不得志則龍蛇無用名矣世鮮
知仲房者顧獨知仲房詩仲房嘗言知我者希
則我者貴由是則可以成名而有不屑也

戚將軍應

師序

往余有事閩越蓋大將軍俱事乎則大將軍
留填閩越

今上卽位匈奴入西北邊

上用群臣言趣召大將軍以備緩急往余與大
將軍言邊事大將軍率以爲難其言曰西北視
東南難者五島夷航海至其大舉不過二萬人
匈奴伺邊往往不下數十萬邊地凡數千里備
廣而力分彼以全力而趣一軍無堅不入一難

也鳥夷袒裸跳梁鬪在五步之內匈奴控弦鐵騎卷甲長驅疾若飄風士馬辟易不暇二難也中國所恃者火器耳北風高厲胡塵蔽天我當下風火不得發三難也鳥夷來去有時非時輒不能涉海去譬之射隼不能出吾彀中匈奴所至無留行去則鳥舉終不可制四難也薊遼宣大藩衛京師或在扼背或在肘腋以故列鎮相望畫地守之彼界此疆不啻秦越號令不一烽燧不通雖有聲援鮮克有濟五難也有一于此

猶將不振况五乎余惟匈奴雖疆漢數能得志卒使王庭北徙封狼居胥以還漢之力臣衛霍霍去病數人耳彼或卻兵法不用徒以天幸得完大將軍以節制聞何論衛霍假令受西北事顧安所決筴哉大將軍謂余繼光何敢筴事即使待罪西北直以不肖之身從之無益也五者之難亡論已今卽議戰其何以當戎行禁兵則恣睢召募則烏合徵發則道敝分戍則虛糜弊久矣誠得寬文法假便宜簡裨將三十六分

邊郡諸縣之士合三千人爲一旅將以裨將
令爲監兵甲餼糧各以縣給爲之部署或取車
或以騎或以部兵合三旅爲一部將以偏將執
憲爲監合十部爲一軍主將將之監以督府視
浙兵法分合更番訓之三年乃始議戰戰則以
車距敵以步應敵敵少卻則以騎馳之必俟虜
有可乘然後出討於塞外方其未集吾可得志
不難幸一擊以張軍聲虜必大創是則以奇爲
正以衆乘寡以實擣虛法也此衛霍疇昔之事

繼光寧詎能乎余善其言業已志之心矣乃
奉明詔以往大將軍果以爲難乎抑易邪世久
承平右縉紳而左介冑徒以文墨議論求多
封疆之臣其在外藩非旬月不達卽失利庶幾
猶及於桑榆邊地密邇京師朝發夕至毋聞告
急詢詢然群起而督責之彼且未遑以籌策
加已從吏議雖有衛霍曾不能自堅乃去盡
俘囚李牧入保又惡得免凡今在事不食
而行此之爲難難可知也卽使當天下

三年而後有功彼或見卯而來晨素齊
祖免一齊衆楚大將軍其謂之何在易之
多譽四多懼遠近異也近則瑕疵易生故
遠爲進待時而動夫非社稷之後乎孰
顧任
何如耳昔之命將閫以外悉制之蓋專則成不
專則敗長子帥師君命三至專矣假令參所
撓徒使弟子參焉一國三公不敗何待安危在
出令存亡在任使固非虛言雖然有非常之人
必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功
叔之平蠻荆由北伐起故其詩曰征伐儼執蠻
荆來威此非直以積威薄之功見而上下信矣
大將軍由閩越以此其積威何可勝言海內方
推轂大將軍無不信者大將軍非常人也果以
爲難乎抑易邪

送胡使君遷江西按察司副使序

漢邊郡率置守有急則守帥士卒給餼糧禦之
故漢數有邊功多守力我國家置守如故獨主
餉而不主兵世久承平縉紳大夫在事介冑之
士一一取受成守則以吾職拊循唯民事急耳
疆場之事厥有司存抑或饋餉不供械噐不給
亭障不治一切置不聞兵出無功輒傳主兵者
罪彼已將率柰何老師而費民財嗟乎此反裘
負薪者耳文武竝用凡以爲民莫非王民則亦

莫非玉事今世所謂良二千石豈不皎皎乎日
治程書議錢穀刑獄出入不遺餘力務得境內
之和此之爲勞卽匹夫匹婦得矣乃若四方有
敗不啻以澤量人顧獨嬰城自如日持諸將之
短藉能釋憾於諸將其謂民父母何往寇入閩
越者十年民禍極矣大將軍戚長公歷數十戰
寇始平當是時西蜀胡使君爲福州守大將軍
將數萬衆歲食數十萬有奇水陸分部若火鼓
旌旗戈矛衣甲舟楫樵蘇之屬不下數十萬兵

出一切倚辦福州福州四面應之悉如期至以
故閩士超距不旋踵而告成功大將軍謂余漢
高帝馬上得天下而功首鄼侯鄼侯居關中給
餽餉不絕糧道而已非有論最先登之伐汗馬
之勞顧獨居首功群臣避席不暇其斯爲制勝
之本三軍之所天也福州蓋八閩都會譬則關
中繼光幸有尺寸功悉福州出乃今繼光蒙上
賞而福州僅僅賜金明公往往論福州功其何
以爲福州地余聞君子不倍本宜莫如大將軍

請毋論福州功其人足多也往余守襄陽郡人或以為能襄陽當江漢之衝不無事矣大都尉傳舟車之細務卽措手不難事紛至吾猶將不堪甚則見於色矣福州當省會而王軍實其勞佚難易什倍襄陽福州從頌其間恢恢乎有餘地古稱大臣之度福州近之余將上書言福州會余得謝未遑也元年冬十二月大將軍遺書曰繼光奉

天子詔將去閩福州胡使君乃始遷江西按察司副使蓋分部九江者也公未及言福州於朝意不自得乃今乞一言以明其伐庶幾爲後事者之師嗟乎福州勞苦而功多九江則循資轉耳卽福州多大度淹速不入於心顧更五載而徙一官於恤勞乎何有九江故盜藪也今且晏然監司視郡縣之成吏事少彼中若匡廬彭蠡其鉅麗不可勝窮使君部署在焉其適可知矣使君勞且久乃得九江此張弛之義也往余待罪幕府則二三君子推轂之閩越幸得息肩

惟二三君子在乃今大將軍去使君亦去一時
從政者新矣天惠閩越願得人如大將軍若使
君則百姓之德也

海陽治最序

部使者行縣恣得譴舉有其或兢兢惟恐失
入政未成輒舉矣

今上當天官議卽有司異等非更歲不以聞蓋
必待其日至而後質成於民治便往寇入吾郡
家大夫避地海陽人謂出竟受廬何如入城府
家大夫則以王明府在吾視海陽不啻晉陽吾
得主矣余在疆場業已聞明府名及余釋事過
海陽而海陽諸父老日誦明府賢也其言曰吾

邑中以賈代耕其征科視歛等君侯時吾歲酌緩急之宜凡有輸於公毋敢入奇羨居庭雖然若秋水毋敢以非禮及門邑故多訟往者率藉手他人君侯較若持衡訟無小大必親聽卽有不得必憑軾親蒞之於是人稱神明訟可片言折也邑故患盜往者或闌及無辜君侯詰盜毋得株連旣伏辜必寤治其淵藪盜駸駸息矣邑事故煩君侯勞甚病且嘔血顧孳孳自如人有意海陽假我朞月海陽幸哉居有頃中丞

謝公會公列明府公近致美辭檄所司如初禮於是冬君奉檄唯謹介太學生王宗賢氏乞余言爲而先余居山林業農圃久矣昔余嘗謂養士養民亦猶乎農圃也時耕而耕時耨而耨時穫而穫是爲老農孳之若子置之若棄是爲老圃夫何故善養故也泮水爲潤嘉穀不生疾風振之嘉榘不殖卽天地施生終不可以凌節况其它乎今之長人者視一官如

六傳置民事罔聞亡論已抑或用智喜事汲汲然趨焦赫之名譬之掘苗爲害滋甚仲尼爲政不廢暮月三年彼且以鷹擊毛舉爲能且暮可足吾事惡在其爲養也古之用士授之事惟患弗勝勝矣患弗習習矣患弗成不貳事不移官蓋其慎也乃今朝朝相嬲夕尋斧柯藉第令有萌材不材奚辨自謂齊入境不其月而得民和以此責成不難速效然明見秋不以察察而傷愷悌惠流境內不以煦煦而爲虞其善養可知矣卽所部遇明府不難以一見決之然獨守約法必歲至而後以聞良以海陽樹卿材耳諸父老聞余言也喜相告曰所部推轂君侯猶然有待吾儕小人也心竊望之及聞養士之言奕然釋矣如天有意海陽庶幾猶得益我暮月海陽幸哉

游洞庭山記

洞庭山峙震澤中其形勝甲吳會劉生言幽猶
摘抽巨藪浮之其隔閼各爲一區猶一瓣耳登
縹緲峯乃觀全體蓋其蒂云余將有事洞庭期
諸君子不至顧季狂張幼子力贊余往也遂與
之俱幼子言蔡丈人義甚高字師古年九十矣
登高不杖往往先諸少年處士徐紹卿年七十
七並矍鑠能詩其兄子太素以好客聞皆山中
人也四月三日發吳閫且日登姑蘇臺遇雨

日中發胥口風雨從之舟濟溇村雨不絕踰跟
走資慶王紹卿資慶當東湖西湖之間蓋山匪
也旦日過陸希生陸伯相兩生請從會太素由
崦下來爲客治十日具乃就近登東湖寺寺在
山椒方沼瀦佛宮前遂以名寺寺後列石以什
數當嘉樹陰由列石出松林林平衍可藉草徐
從頌質故道望穹窿迤比諸山近若舳艫遠若
烟霧細者若芥稍巨則置杯耳東湖去西湖五
里高倍東湖故市豪齟齬之寺遂廢其西有水

盈坎湖風作輒揚波坎中故名出寺而南半
道攝衣由徑以上得王椒泉泉可當惠山再歇
而去又南則循崖踏蹠不盡五百步而得平岡
望縹緲峯猶將五里而遙其高曾不能半緣岡
東折舉趾浸高又折而南凡三息趾乃抵峯下
諸監子扶掖上坐其巔巔故有羽人居今廢倚
杖西顧白日薄陽羨間湖光亘天不啻百里決
決乎大觀也東涉東山二十里而近山若拖紳
其上有柳毅井通三湘語出稗官氏水東沃野

數十里號小雲南又東則吳江矣南涉四十五里抵吳興稍西爲弁山發自天目西北有山曰馬蹟亦浮震澤近毗陵又北則梁溪諸山視馬蹟差小土人爲堤捍水堤自澤畔屬於山東北則穹窿姑蘇相去七十里此其大較也近而俯視七十二山大半可名誦劉生言信矣旦日復出東湖嶺折而東南所過田廬近似吾土又南則丘木相望多馬鬣封轉入叢林得天皇寺寺故有葛洪井在廡東寺後別院泥盃幽觀獨蕪穢

寺去湖稍遠群山輳至亦爲一區東出馬城具王廡也今祠事東嶽黃冠主之由馬城而東乃造崦下蓋文敏公舊業太素則其季子云其居第倍紫山面東山近則鼇山鼉山龜山相屬三山產奇石採石者至今賴之湖上良田一區無慮千頃客猝至輒不知其爲水鄉東北寺曰法華乘蹺道出湖上又東爲東園公隱地仍名東園旦日西南行入靈祐觀廢久矣其左得林屋洞是爲第九洞天順中武功伯徐有貞東炬

深入抵石竇署曰隔凡窺其口狹斜如建瓴千
敢進後浸湮塞洞口廣五十步其高與頂踵齊
內視則皆塗泥余蹉踣不得入幼于伯相徒跣
往命秉燭先食頃燭光隱隱出洞中皆負塗出
矣余問狀其中開闔無常深入石愈奇或若綴
旒或若追琢或若粉繪旁多奇字皆古篆隸書
燭光微不能讀燭既跋乃還余出洞而西探陽
谷洞遂攀躋出山上過曲巖巖石相錯如蒼牙
非側身不得入然淤者過半矣又南有隱者遺

迹黃楊斑竹在焉下曲巖右行懸崖數十丈石
黥黑下有石戶或云與林屋通假令役千夫浚
表裏出淤泥則鏤石爲山耳靈祐西爲東嶽廟
西北有馳道抵仙壇壇負一山形如鍾釜兩山
如左右手夾持之群山拱衛如列爪牙距湖乃
止湖水當席如奉盤匝自毛公上仙聚學道者
千計其後皆坐不法籍除壇右爲鍊丹臺臺上
皆井是爲丹井臺下復有方井井亦泥壇旣夷
其遺址高下咸在古稱福地居然一隩區也由

故道而南其西爲包山寺寺故有神僧衣鉢精
會徃徃可居山中十八招提無如包山者余以
旦日當禮佛命僧具齋頃之明月出西方太素
請行酒明公至如來放大光明願承甘露入醍
醐爲明公壽於是共持案露坐酒數十行坐久
薄寒侵人乃罷蚤起禮佛畢由羅漢寺過消夏
灣吳王避暑所居也縹緲峯如屐立群山列障
障之兩山合抱如周垣湖外三山當垣口環中
瀦水九里類太液昆明近則居人樹菱水中井
井如博道菱外故有亭址亭今亡亭外水浸深
其廣當三之一千家之聚負山面湖美哉風土
之麗民物之饒蓋一奇也余過上方寺當道有
石松偃石梁上如卧龍旣登上方得環中之半
寺故以註誤廢沙門受故異令宋望之指將復
之其遺構悉亡獨新者巋然存耳由上方過西
蔡蔡丈人以杖屨迎遂存丈人於家因過勞孝
兼蔣太學丈人執余手過烏沙泉泉在小龍山
當水齋水中石嶼如群鼠曳尾竄其稍大者如

貓遵水東行水齧石趾如斷朽木其形參差如
卧鞬囊其鋒刃斷斷反射湖水衆竅相通如雕
幾嶙峋倒置如觸不周山崩行數百步石趾窮
西過小洞庭亦石趾也一石雄峙水上高二仞
有奇視洞庭具體而微七十二山可概見獨嶮
絕不容足余足出諸豎子肩背上乃登石有大
竅虛中諸豎子自下矚余如坐天上旣又過龍
頭石石趾視東益奇巨石如房躡四足如鼎時
一石首出臨水者五尺如虬龍余躡其上乘

之會大風恐或飛去乃下又西則皆石洞豁豁
闔闔若房闔相通深入或有竅通天如中雷變
幻萬狀不可勝窮疑水伯役鬼工爲之何詭異
也其西故有石佛寺今唯小像坐洞中余雅聞
明月石公墓之甚會舟人貨桑急不得舟余屬
里人譚生僦舟譚生敬諾旦日鬱蒸如溽暑余
亦知爲雨徵會譚生操舟來余固請往晦明遞
作舟行自如東過明月灣視環中異山橫九里
如月始弦林木蔽虧當其隙乃見居室亦異境

也雨至諸客避樓船中余必欲東從者獨季狂
及譚生耳石公亦皆石趾其上壘起如方城折
而東言言不事十仞渡口二石離立土人乃名
石公又折而東石三面如堵墻皆十餘丈殆若
天造宮室或名石宮疑誤耳余冒雨出其上雨
甚還舟旣而幼子希生以小舟來亦出其上歸
則風雨大至舟不得前譚生請泊石公灣先問
館舍於是躡泚如宿王氏易衣復卧東閣中且
日加過上真宮丈人帥諸客至余以昔病客畢

謝之丈人引余過法喜菴庭下三松梁天監中
樹也去菴過綺里指綺里季故居旣又過觀音
菴丈人辭去余西入里巷問黃公泉出里則長
松千章相對夾道蓋花山道也林中古松峻
視法喜同寺下茂林則僧以七緡歸市猶矣
山殿閣皆燬僧舍厯存余問三泉得其一耳
日西行登嶺望角里一山高數百仞負水而
民居丘間草木相錯如刺繡文亦一奇也
人就見長慶因過山人里南有松視花山

其下有石如砥高下坐數百丈又東南凡村數
松皆亭亭千尺余箕踞松下如不欲行山人信
里中桃李始華爛然霞起客乘春至宛在卅丘
山陽樹梨數十千華甚盛馮高一駟夫非白雲
鄉邪惜相過晚耳西出三里有角菴菴居山之
陰人境絕矣俯臨澤國如在沃焦真避秦地也
是日袁履善濟崦下宿包山旦日自間道來遇
余資慶相與復登縹緲指足跡所至一一名之
諸客不能從而余視昔愈捷歸飲芍藥花下計

行期旦日大風不可渡履善趣余就道吾黨其
待之水濱至則反風從舟日旻濟胥口旬日遇
雨者二未嘗害游旣泊吳閶旬日雨跬步不能
出疇昔幸矣嗟乎都人士好竒宜莫如吳會名
山大澤宜莫如洞庭唯舟楫有戒心百不一至
余輕身而往乃得周游亦坦坦耳昔言蓬萊瀛
洲諸勝率以爲講張彼在瀛海中去人世不知
幾千萬里籍第令具在寧詎能至扒鵬徙南冥
鸞鳩自適各從其志而已

贈黃全之序

自近世經術興則閩士爲嚆矢我國家令諸博士授業非閩士說者不傳於是四方之士屈首受成不啻功令彼都人士斐然興江左浙右同風乃若脩古屬辭則鄭繼之王道思稍著納諸作者之軌余不敢知何董董也夫以干時則若彼道古則若此擇可而進惡能舍彼從此哉黃生閩人也坐之言曰余讀博士書不終卷而唯恐跼至其所論著愈益畢異童而習之迄乎白

首何益古人賦詞賦取重猶自謂壯夫不爲乃
今作無益而白首甘焉非夫也天全不敏終不
以此而廢餘年請從此逝矣於是釋博士業去
而攻古詞余壯黃生召生與語

文皇帝稽古立教務引于正經某甲子起家建
安幸而在事其所稱載莫非鄉黨里閭之言皆
人人殊不能無得失彼直登之鄒魯之上一切
尸祝之遂使曲士拘儒愈趨愈下經術奚病第
病自家之言耳藉第令舍彼取此經術安可廢

哉作者之雄無若屈平左氏漢司馬之屬採去
經而引繩墨其曲直可得而言故忿惰病廢得
誇病傳病賦者意汰病史者議卑譬則尚父
壇桓文北面穰苴孫武悉在鴈行一鼓而在
之敢不用命後世相沿綺麗辭于遺經美爲不
權遂至不掉激而怒矣猥云通乎誕而不
云左氏或以卑疵或以奢溢猥云于長史
則于王之代子文否則駢勃之代樂毅相去
甚生顧以經術病豈經術非邪黃生

必六經惡取極乎左氏司馬唯並者黃是左
至食衮衣天下莫不仰其崇高位狂放也夫極
而僭擬王者是爲不臣端章甫路車鑿和亦人
臣之盛節也六經聖者事也騷賦史傳其斯爲
盛節矣乎生辨此矣黃生唯唯居三歲生適東
海就余論文且曰天全偶偶獨行恐將失矣願
奉教以往嗟乎士尚友千古直將旦暮遇之則
其言在耳生歸矣上之六經下之屈平左氏言
馬燦然具在惡謂閩無人執余故用武人執其

知論文今之論文者吾惑之請以武喻大江左
右率以歐陽曾氏王盟卽使與漢竝驅彼猶將
爲二氏左袒大都視故業爲近取其易通第靡
波流卒以沒齒此糜軍也少年盛氣搢衽而從
古人卽有諛聞輒爲高論大丈夫亦自爲法耳
法古何爲此謂驕兵兵驕則失律矣抑或孳孳
學古亦旣成章久之多岐亂心胥其所就業亡
之矣顧猶妄自尊大守其名高此竊號之兵卒
歸於敗耳生能誦法屈平左氏司馬而壹稟於

六經奉三戒以周旋毋或失隊則天吏也生歸矣王融郭建初猶然守經術往從余論古余善之歸語建初亟卒業以便從事河清可待人壽幾何不然齒駸駸長矣

論相

詹仲子造無相氏善相人者洪生在焉仲子弟滕冠問洪生相洪生曰郎君必貴第徐徐仲子曰亦後五年而貴邪曰未也十年邪曰未也仲子不悅奮袂而去及仲子年四十始上太常乃竒洪生於是復問洪生相洪生曰郎君形如鳳時周覽而后翔故不利在初當目乃利自今子徃矣然直道從事卽有言責必爲留無相矣曰三天子都山峭厲水清激烈士貞女徃往

之獨骨鯁之臣不才概見如使仲子得志卽主
事尤德曷加焉仲子勉矣仲子避席曰不肖未
始懸歌鳳乃見夢越昔而舉不肖家夫人遂以
命名不肖辱家大人何敢言鳳顧不肖直蕙無
禮不取苟容卽片言有刊於國家無生死以也
無相氏曰幸甚容阿鳴鳳良臣以之貴相得也
後世負俗而抗直言亦曰鳴鳳直臣以之貴希
有也夙夜皇皇務持國是以替天子良臣事也
夙夜皇皇務陳得失辨賢不肖以弼天子直臣
事也此非通達國體詎能任哉當世寬於養士
急於用人失養而能濟用者鮮矣士棄佔畢如
棄弁髦始爲郎內列朝寺外治程書其涉世之
日淺矣一旦而責之言事惡能豫謀卽使之養
失得之林論辨賢不肖之名實是未翼而飛者
也善仕者以言爲諱直以養交甚則擇可而雷
聞者不怒鳳毛而與鷄鶩同食將安用之上之
朝就舍而夕上書幸得一逞苟可藉手不避
鱗彼其汲汲殉名不可謂不烈矣顧達于死

其心罔不在君使徒招君過以立名雖得死所
猶有所憾非鳳德之純也次者則以主德無關
不敢出一辭顧獨盱眙睢睢務在搏擊無論燕
雀卽鴻鵠將不免焉是鳳采而鴉鳴鳴則不祥
至矣蓋昭明之屬也

今天子求直言群臣折節受善他日仲子在事
寧能與鷄鶩伍邪乃若矜氣寡言恫喝衆庶以
明得意仲子不爲也要以純德顧豫養何如仲
子勉矣昔伊尹脩諸猷畝惟一介爲兢兢卒之

廢夏與商放君復辟而天下無異議何以故一
德故也今之言者躬行謂何在我若固有之於
人終不能舍卽一鈞二卯具在冊書以此責人
人弗愛也仲子其務脩德則一介爲之階迨于
德成未言而人信之矣夫形有聾瞽難以辨色
審聲心亦宜然知未及之而言諄也人弗信也
仲子其務多識居巖穴而慮國家攷舊章辨人
物因革舉錯先明諸心時然後言鮮不爲律也
朱師曠百世之耳目在焉亦各收其材再勸之

有言氣水也言浮物也氣盈則亢氣餒則卑中則和發皆中節氣和而天地之和應之矣况于人乎勿助勿忘則養氣者之所有事也力此二者純德乃明仲子勉矣仲子曰善卽相者無富於不肖斯言固後事者之師教聞教

聞莊簡公傳

聞莊簡公名淵字靜中鄞人也其先徙居石馬塘者五世公始生別號石塘公生而莊不疾趨不苟笑卽群兒以狎侮至正容受之生八年夢老父據石上持公唾相公曰爾文王子孫也幸勿忘十有三年而孤哀毀如禮世父遣公受博士易補弟子員太宰屠襄惠公居里中部使者爲之樹表襄惠昔夢一偉丈夫立表下自釋衰絰授之旦日遇公與夢合弘治甲子公舉於

鄉時年二十五山陰人蕭鳴鳳爲舉首語公曰
文王旣沒周以甲子興疇昔之夢徵矣明年舉
進士授禮部主客司主事正德初劉瑾亂政裁
主事員改公刑部廣東司公孳孳治法家言文
無常尚書鄢陵劉公在部大奇之會部中失囚
公與同舍郎當坐時寢患起爲中執法獨急公
陰使人召公曰君來吾力猶能爲君地不然彼
且齟齬君矣公謝曰罪在臣何敢抵鄉大夫撓
天了法卽無罪彼其如我何卒不往同舍郎蒲

伏謁瑾公委蛇自如瑾曰聞郎貌似夫子遇辱
不驚固賢者卒謝罷公於是朝士聞之皆稱聞
夫子及瑾逆節著對簿大廷瑾耻廷中詞不
服公操筆具獄數瑾曰瑾偽造符璽私蓄甲兵
人臣無將當大逆瑾語塞遂伏誅宗室眞鐸反
詔繫眞鐸以下六百人公論罪輕重有差無不
厭服大學士卅徒揚公居太宰改公吏部員外
郎遞轉考功郎中丁丑當上計時朱寧用事諸
所關說無不從貪吏孫某張某賂寧幸得漏網

太宰姑蘇陸公計未決乃私語公二豪得寧寧
能得

上卽議斥

上不從柰何公對曰三載黜陟官守之謂何卽
弗從守官可也乃竟議斥有詔從中留之公益
以譁譟聞矣會禮部校士公與焉舉馬汝驥等
二十餘人多良士尋轉選部益有聲會謫戍諸
爭臣公爲部尚書具疏救之不聽明年進南京
通政司右通政居三年進應天府府尹故事中

官守備南京者往往受民詞檄下府幕幕吏奉
行唯謹朔望必往謁籍公事未辦者受程期公
至語中官曰中貴人安得受詞幕吏安得爲中
貴入議獄非制也有詔則可悉罷之嘉靖初永
嘉張公安仁桂公竝以南部郎議大禮衆持論
不合公獨然之張私謁公幸得借公名列疏首
公謝不可終不欲勦說以結主知及張桂召入
京師詣應天請舟往公正色曰君命召不俟駕
安得舟游張桂自此嫌公矣尋改順天府府尹

勲貴諸豪舉皆斂手千里稱平進太常寺卿詔
求直言上脩省五事

上納之

上齋宿南郊群校有囂者

上問左右謬曰大官庖人

上命太常察囂者以聞衆大恐必坐一二人以
應命公入奏曰百執事咸在昏夜莫之誰何請
寬之

上乃罷有頃進南京兵部右侍郎詔求直言復

上脩省五事公視部事薦武臣馬永等十餘曹
其後皆有塞外功稱名將及張公執政桂公任
吏部尚書會刑部缺右侍郎張公舉所知者桂
公不悅曰此吏部事執政安得侵官及桂公舉
所知張公不可必吾與若皆不便者乃以公補
刑部右侍郎公旣入朝兩公且有德色面與公
約退朝則飯公家旣兩公來公卒未嘗治具兩
公相目笑而去乃飯于其隣公進左侍郎歷三
品者九載始進南京刑部尚書南京訟故類是

持牒者數十百人聚廷下公語諸郎曰守備中
官受告密侵刑部權釋此不問顧獨行有司
事日治城旦書何爲乎自今民間大事必詣通
政司達刑部其餘一切付司城公視爰書甚或
中夜不寢諸子以爲請公歎曰此疑獄也少年
文吏深入之吾將爲之求生忽不自知其罷耳
公始以尚書就道張公囑曰僕往在南京刑部
嘗題詩郎舍中公至願爲我勒石樹公後堂公
不答其後僚屬逝至皆爲張公致丁寧公徐

曰此部尚書堂也紀法在焉淵待罪尚書安敢
以相君今日故爲郎官勒石卒不許張益以此
驟公九廟災公有事闕下乃從諸大臣自陳不
職張擬旨則以致仕免公

上曰朕方欲用淵淵非老非疾柰何輒令致仕
卒留之其後改南京吏部尚書己亥當考察公
務去恭甚無繁苛人言某子甲多流言公留者
何也公曰某子甲操下急群下起而中之假令
其說行善者懼矣其後某子甲卒以清白顯衆

以公爲名言尋改刑部尚書從

上意也刑部諸郎曹鮮事率以優游相高公至則以籍授司門籍記諸郎入舍先後於是諸郎皆折節勤事公以躬行先之日論報上十餘章無留獄若楚世子代庶人皆以弑逆抵罪悉決於公歷二品者九年僅加太子少保以不阿忤袁州相國尋復削之丁未公拜吏部尚書竊嘆曰使臣得先十年庶幾猶可自效乃今事權去矣臣何能爲上書力辭不許尋上便宜七事務

正己以表庶官嘗問諸郎曰先朝太宰孰優對曰無如蹇忠定王忠肅公曰固也耿文恪方可否事少宰從左右贊辭文恪宣言曰天子建

天官一人耳安得二天官邪宰正百官文恪近之矣諸郎退相語也公無讓三君子云司務某率其鄉人謁諸郎公聞其狀詈司務堂下讓之曰爾從事天官顧不能杜門謝請謁乃爲他人持羔鴈布諸門惡用此於是諸郎惴惴皆爲司務謝罪乃罷司務令得自新御史艾朴論文選

司郎中張舜臣公力爭曰郎中無罪罪在尚書
必欲罷郎中願免尚書以謝御史

上以公辭直議格不行信州相國釋憾於鄉人
連坐考功司郎中雷禮詔已下公不能持喟然
歎曰世顧求多於善人吾未知所稅駕矣輒欲
辭去會溫旨累下不忍言當是時袁州信州相
搆

上遣中使就問公署意在公公故爲刑部侍郎
業已廷推入閣其後推者凡八九公悉與焉及

國秉歸袁州事遂寢若郊天祈穀視牲攝祭諸
大禮

上亟遣公公愈益謙端居守已而已歷尚書
十二年考始加太子太保授榮祿大夫司封進
曰故尚書始進一品輒得爲曾大父母請封公
業已踰十二年其以例請公謝曰恩自止出非
臣下所敢干淵未有尺寸功柰何于數世之澤
時袁州胄子子國政睥睨公卿獨父事公執子
弟禮然心固憚公公亦不樂久居位已酉上疏

曰臣入官四十五載受國恩最深

陛下不以臣爲不才置百官長臣未能以秋毫報塞狗馬心終不能忘明年當察計吏諸年老者吏部悉以致仕請罷之臣幸得受扶國中固引年之期也臣復強顏在事其何辭於庶官願乞骸骨

上高其義許之諸子聞公歸逆公津口公旣濟語諸子曰吾自弱至老徃徃爲數千里游備嘗險阻艱難不可勝述今旣濟吾知免矣小子戒

之公蚤貴且歷美官其節儉出于天性卽退食尚書署十年著一敝冠位置有常不失尺寸朝食及日中無加豆夕則飲水一杯家食十餘年不問諸子生業癸亥公以天年終有司以聞

先帝輟朝三日乃贈少保謚莊簡祭塋錄蔭部議悉從優制曰可汪道昆曰余始通籍則庭謁莊簡公其爲人閎廓深沉若涉北海不可爲量當其持重不發不啻注一矢而引千鈞發則百步之外無留行莫不中命余從諸公卿後豈不

多賢要以慎始令終名實純粹唯莊簡公一人
耳昔仲尼之徒雍可南面漢武得人爲盛黯獨
稱社稷臣雍也以簡黯也以莊公兼之矣知臣
莫若王其信然哉其信然哉

石橋巖銘

先帝在宥天下凡四十有五載端拱九重明威
四海敬脩祀典有事升中捲茲白嶽乃作玄宮
獻力普存玄宮翼翼屢惟豐年莫不康食

今天子嗣興脩

先帝之德去泰去甚與海內休息宣布德意其
惟良有司祁寒暑用靡有怨咨草莽道臣此焉
怙冒周游隩區擇地而蹈西暨石橋有室有奧
跨山爲梁寔惟天造褻衣高時

當神魁魅逋逃經紀五辰雨暘時嘉生有碩察于謹俗民不告勞居人盡積婦子陶陶樂執乎三老式歌儻以教川谷逶迤隔閔丘井耕乎牧乎越在箕穎蕩蕩無名雜伊耆氏之境我銘崇山垂于有永

曲水園記

豐樂水出黃山東行百里而近水浸深廣其上則諸吳千室之聚里名溪南左黃羅右金竺蓋新都隩區也里南良田千畝里人呼楊柳千其東則曲水園脩廣不啻十畝疏畹爲澗道經垣內外如隍其中鑿池圻南北如天塹畹入澗道澗道入池甸如規折如磬故曰曲水垣東南百堵不墜不墁西則編柳爲藩力省矣鑿垣爲東南戶當戶爲竹林穿林跨澗道爲橋北林視澗

南稍廣穿薄西出得萬始亭亭在東方萬有從
此始也累白石爲山峙亭北或云群玉山跨澗
道爲橋得孤嶼如環壁花石錯置當其中幕四
栢爲亭東五步得彩橋橋東多竹箭漁者置浮
槎水上苟東流爲魚防竹外爲行厨便烹鮮者
由孤嶼而北歷長揚彩橋脩倍東橋蜿蜒池上
池北步攔五十步西行而中折之客至若在濠
梁是爲魚樂步窮出西戶得釣磯沿隄西行隄
北脩竹百箇隄南折不盡五十步距池西隄上

樹七梧桐有美蔭中隄登水榭署曰中分面西
爲門三面臨水爲牖東望池畔樓臺花鳥相與
浮沉日高春若揭河漢而西也西池當五之一
隄衡分之西望群山在門若良史出繪事蓋山
水一都會也池南馳道廣二軌脩什之道左樹
文杏皆臨池右樹叢桂葺挂枝爲薄蔽南端中
穿薄爲御風臺崇廣二仞天風至冷然而游帝
鄉視七尺若蟬蛻耳臺東南度澗爲饁舍舍臨
田間主人就舍明農餉力作者西隄西出戶五

畝鍾之田沿西池北行得田舍藩以灌木是
爲灌木庄反步攔歷重門爲水竹居主人經始
于此其後小樓崇常有四尺藏書五車由藏書
外達槃樓由閣道外達少廣槃樓則置夾室少
廣則置都房槃樓廣加藏書者什三少廣廣加
槃樓者什五由藏書四達皆三室是爲十二樓
前臨步攔曲水如帶沃野如列藉當戶履前林
木蔽虧如步障其西爲青蓮閣綺疏如蔚藍東
閣梅華入牖中春至以先登最青蓮下爲清涼

室室東鄉闕西戶通步攔其左洞房宜卻暑由
洞房北出當戶一卷石如美人左右个若夾數
然各廣二几又北爲迎風坐四門洞開由迎風
北戶以西樹梧不十歲而拱拾級乘磴而北累
黝石爲小山山北爲三秀亭亭故有芝房之稱
亭北樹木芍藥當藥攔下半規爲曲池由迎風
西戶入水竹居東戶入高陽館館南爲垣屋
戶以居去垣不盡五步聚美石爲山巖澤也
群山大者嶽立小者林立疏茂相屬美而不

登高則爲侈者三下則爲侈者半石如雕美如
枯株如垂天雲如月滿魄如軒如時娘冢如依
兔如翔風如姑射神人如舉屨如舞腰如荷戰
山爲洞出東隅爲臺流水沿西麓東行不盡
三之一潛於麓入於池去山不盡十五步爲西
宜堂堂廣五筵脩縮筵之半四面疏戶戶外皆
重階居者於四望宜卽四時皆宜也臺東穿薄
而入得王蘭亭亭西樹王蘭東榮累奇石咫尺
亭比穿薄而入止止室在焉室西曲房足音第
至蓋便坐也池南則自萬始盡御風池北則西
自步欄盡藏書東自高陽盡止止三分鼎立水
榭居中灌水則附庸耳垣以內花數十百品木
千章鳴鳥千群澗道夫容千莖魚千石主人謂
客自輿有事曲水歲用其功以從事歲計金十
鎰人百徒積二十歲乃成故力不詘而贏可舉
也客曰余少從五陵豪日走馬出郊關外及憑
軾問俗周游四方若王公貴人游閒處士諸所
建置備游觀者大較可得而言已庠則苦而儉

於文已美則甘而害於雅鴻臚君乃得中制不
有足術者乎且也新都什九山也水居一焉曲
水以水勝聞斯善用竒也已

送蔣啓明之甯白序

高皇帝驅叩人下一切衛辦縣片歷二百餘年
縣政多沮格上之人操吏民之治率左吏而右
民廉近堂甲法日削矣甚者寧失良吏無寧失
不令之民于是不令之民睥睨長吏有不得肆
起而彈射之於長吏何有以上則脂韋若彼以
下則恣睢若此縣官孑然中立不能不與上下
浮沉親于吾身可幸無事足矣寧詎能奉三尺
法與百姓更始哉岐伯有言九則害承乃制承

而有制何亢爲不制而承惡得無害乃今投人以正治一不效輒斥之庸醫罷瞑眩而務因循此以水濟水以火濟火者也卽病日甚病者猶以爲良此豈醫之罪哉不知醫者之罪也今天下諸縣宜莫如浙江難相望七十餘城大半出高第雖有善政必席厚資難矣松陽僻陋其民雖悍易爲邪難之難者也將啓明受松陽令蓋易言之且曰人謂松陽難者民間習兵喜鬪則其難公賦多逋負則催科難豪舉多比黨持縣官短長則止謗難也吾第爲之重農務絕其端民惡得而生亂以時征歛民惡得而後公家不伎不求民惡得而議吾後吾往矣啓明力此三者上下宜之二豪藉博士弟子名蔽富民後其役啓明檄博士數二豪狀卒役富民二豪上書汙啓明皆抵罪會諸縣當上計所部則以爲事請留啓明部使者私語啓明極知君無害二憾在疇能保其無他腸弟從量移斯去危即矣矣天官當部使者議啓明以電白行變于啓明

之治松陽不遺餘力上下宜之不者雖二豪
振秀耳二豪業已抵罪由此而推轂啓明使後
知縣官親而尊卑而不可喻將改慮從公之恐
後辨上下定民志松陽其有終乎乃啓明卒
無罪行罪人之計得矣繼啓明至者惡謂無人
他日境內視之不啻高墉隼耳語曰文武不備
良民懼啓明去謂良民何子產惠人則自昔稱
之矣始不得于鄭鄭人願得而甘心藉第令移
官是子產無令名而鄭無遺愛也卽英嘗森焉

一人地獨不爲一縣地邪啓明謂余晚旣以電
白行矣請得言電白無論松陽余惟東粵久稱
兵民未知所息趾非豪傑在事無能爲東粵謀
電白保界山谷中兵革不起卽民有疾苦猶得
一意拊循之其事省矣高州昔在荒服其聲名
文物視浙相懸其民侗矣東粵故饒益多欲者
率以外府趨之卒以簞簋隕名比比然也啓明
以其治松陽者治電白不亦皎皎乎扒名日起
矣事省則易集民侗則易信名日起則上易知

人所難者彼固易之或不能無得失人所易者彼固難之將無施而不可也鄭卒用子產政乃成電白之視松陽莫非

天子民人土地卽啓明以松陽始以電白成之其令名固自在也啓明行扒故人吳明卿由邵武徙高州守明卿轍軻甚矣宜知啓明第持吾言以質明卿且有味乎吾言矣啓明唯唯

竦塘黃氏義田記

高皇帝御曆天下民安其富其周視窮民覃恩尤渥其則爲之者盡之虛居歲凶則爲之積貯以備之免則爲之備爲之歛爲之塋域以封之此宜無不足者顧承平二百餘歲生聚不可勝原彼其無告一切備濟公家力不贍矣吾郡列故都三輔間有司奉德意唯謹民俗纖儉務蓄藏中人之產饒者什三大饒者什一藉第令裒益豈不人人足扒顧聚族如林千室相

望此徒以一手一足之利其能偏及者幾何夫
周澤渥矣天下不無菜色之民有司良居民殷
矣部中不無向隅之泣何故哉山居或以陸沉
水產或以稿死其不齊則然也善乎黃公之言
曰濡藉帝力因先世靈靈幸致不貲至足矣吾
宗自晉太守公留居郡唐斬關尉公徙居祁門
左田及宋二祖遷塋塘迄今數百年矣舉宗無
慮千指不祗無困窮彼拙此產其何以敬宗收
族第爲之經費歲以爲常此五子也不幸公卽

世則以治命命中書君君方入侍禁中不
遑暇

今上卽位遣中書使滌陵中書君奉母太孺人
歸待期報命乃畢會宗人問生事盡得其戶口
計之凡在宦學優游亡論已次則待賈而足者
居五又次則待耕而足者居五之三其餘則否
中書君竊歎曰

上新聽政賜民粟帛有差海內喁喁知大澤將
至矣闕上之澤不流棄父之命不亟非臣子禮

乃就舍左鄭五山治垣屋衡達七十有七縮達
十有三治塾舍兩楹舍旁爲庖以供師餼置田
二十畝歲收田租出俸錢百四十緡歲收息擇
掌計者俾籍而出納之十三婆墓山地二區別
良賤爲域以待葬者諸以不足來告居者得廬
葬者得地凍餒者得衣食婚得采教受業得師
將世世延之世世顧之無不足矣余聞太史公
作者猶然艷貨殖爲美談其言直以財力相高
何卑卑也顧今之顯者率無能改於其言結客

市交千里畢至出門遇寡人子卒未嘗動容甚
者恣饗養務弁兼卽腴越瘠以益秦肥不遺餘
力而讓利于則後萬則僕固非空言尊王庇宗
則於何有昔陶朱再散疏屬子孫脩業而息之
文正宗盟至今誦之勿絕語曰富而好行其德
陶朱有焉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
而仁義附焉文正是已黃氏以世德顯庶幾于
兩人者執中書君謝曰使余小子自效咫尺
視無得罪於吾宗君之賜也先君子之道也余

小子惡足與道古

